

V  
B627.51  
c36.1

冊 54  
卷 6-7

羅山奏疏卷之六

議孔子祀典第一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帝王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命臣領纂修事

欽定名曰祀儀成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序纂入

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備載一代之

制以為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  
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妥者不  
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  
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  
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宋真  
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  
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  
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

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  
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  
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  
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  
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歿而謚之可乎哉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  
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  
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

有其名謂之謠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  
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  
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  
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  
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  
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  
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  
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  
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

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  
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  
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  
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  
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  
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  
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  
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

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  
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  
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  
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  
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  
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  
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  
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  
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  
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

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  
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  
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  
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  
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  
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  
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  
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  
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  
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

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  
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  
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  
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  
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  
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  
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  
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  
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  
王莽姦偽之徒假宗儒之名以收譽望文

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  
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  
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  
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  
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  
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  
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  
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  
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

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謚法之  
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  
人之大德哉况唐末加聖人是謚之前而  
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  
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  
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  
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  
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  
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

也孟子以樂之始終無聖智之全譬喻孔  
子之聖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  
和而時出之盖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  
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  
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  
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  
至豈意真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  
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  
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大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

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

聖朝之制丘濬論曰臣按朔立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恠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二

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  
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相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  
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  
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  
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  
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  
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

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  
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  
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  
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  
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  
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  
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  
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  
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

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  
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若倘有以聞未也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  
無俟改革唯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  
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遷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

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

一副內遷十簋金豆十盞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謀議 詔增

六佾舞為八佾加遷豆為十二前祭酒章

樞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遷十豆故增

為十二遷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

祭舊惟八遷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遷十

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遷豆其說

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遷豆增  
為十二六侑增為八侑臣當時論奏以為  
十二遷豆八侑唯大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  
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  
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也  
雖周公有大功曾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  
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  
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  
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

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侑十二遷豆之  
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平曾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  
之心八侑十二遷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  
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  
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  
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魯參孔  
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

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  
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  
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  
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  
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  
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  
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宮冥中不能

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黜  
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  
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  
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  
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  
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  
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  
禮於齊國之制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  
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

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  
顓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  
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  
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  
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  
全其尊而神靈安安也又前侍講學士程  
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顓子曾子子思  
子配享坐堂上而顓子之父顏無繇曾  
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  
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  
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  
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  
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  
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  
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  
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  
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  
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之下有司  
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

國公賴無繇萊蕪侯留點泗水侯孔鯉邾  
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  
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  
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  
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  
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  
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  
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  
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  
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

奉祀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  
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  
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  
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  
以廷議不合而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  
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  
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

註疏謂釋尊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  
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  
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  
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  
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  
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  
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  
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  
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  
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

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  
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  
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  
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  
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  
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  
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  
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  
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  
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

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  
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  
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  
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  
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  
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  
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  
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  
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  
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

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  
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  
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  
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  
之際因斫蠹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  
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  
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  
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  
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

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  
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  
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  
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  
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  
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  
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  
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  
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  
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

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  
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詭淫  
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  
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至於鄭衆廬植鄭玄服虔范滂五  
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  
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  
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  
人禡爵罷祀鄭衆廬植鄭玄服虔范滂五

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  
號后氏曲臺記載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  
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  
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  
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  
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  
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  
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  
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張  
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

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張孔子弟子在  
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  
庭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涓  
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  
寮邈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滕而孔  
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  
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  
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  
相近之誤如申張申黨者但不可耳臣愚  
以為申張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

冉顏何蘧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  
十子之數宜罷其祀右瑗放二人不可無  
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  
處鄉賢祠仍其舊竇以見優崇賢者之意  
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  
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  
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  
可謂大矣然苟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  
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

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  
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  
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  
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  
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  
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  
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  
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  
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  
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

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  
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右  
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  
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  
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  
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  
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  
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  
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  
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

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  
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  
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  
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  
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  
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  
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  
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  
從祀以瑗為首右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

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  
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  
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賢宗鄉  
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  
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  
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  
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  
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  
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  
雖其晚節一出不免盡從其言而新經之

闕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  
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  
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  
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  
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  
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  
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  
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乎如是而  
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感況二人  
者皆大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

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  
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  
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叅訂啓蒙一書則元  
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  
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  
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  
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于朱  
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  
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  
大衍詳說等篇昔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擢錄至於範數  
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  
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  
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  
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  
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  
亦勤斯道而寘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  
宜從祀臣謹詳敘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  
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着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傳瀚力詆鐸

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

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

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

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

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

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

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

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

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

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

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

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

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

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

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

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眾論之公

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

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

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  
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  
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  
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  
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脩豈可  
闕哉

### 議孔子祀典第二

臣前者因議孔子祀典伏蒙

聖明示臣加體孔子之心而詳之故臣敢采今昔諸

### 儒正論以

聞夫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也

國初大學士吳沆作封王辨夫既已詳明矣但以

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

踵訛其誰辨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

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先師則知古

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

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

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

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  
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  
成之號

國朝因之未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  
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  
子之稱王為尊孔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  
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  
于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  
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  
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

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孔子嘗告魯哀公曰文  
武之政布在方策然使孔子僭文武之王稱而  
亂成周封爵之制孔子之心安乎尊孔子者果  
如是乎夫唐玄宗昏亂之君也元武宗胡虜之  
長也彼二君之所加號豈足為孔子之輕重乎  
非

大聖人在上為禮樂之宗主集祀典之大成孰能察  
悉於此而釐正之哉伏乞

聖明

敕諭禮部議復孔子先聖先師之稱并

下臣奏集議令取正今昔諸儒之論以釋群疑孔

子之靈豈不曰吾生不遇周天子以行吾道一

日何幸沒遇

明天子而辨吾誣於千載之後乎尊孔子孰有大於

是乎臣無任惓誠願望之至

### 議孔子祀典第三

臣因論孔子祀典前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昨又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皆所以發明孔子之心使名

正言順其尊孔子也至矣甚矣習俗之難變愚

夫之難曉也其所自為說者亦曰尊孔子也蓋

喻於利而實未嘗喻於義也仰惟

皇上仁義中正斷之以心所謂唯

聖人能知聖人者也臣愚竊恐

皇上尊孔子之心世之人或有未能盡知者皆臣之

罪也謹著與或人辯論之詞進

覽伏乞并

發禮部集議臣不勝願望之至

先師孔子祀典或問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

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濫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

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

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  
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

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

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

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

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

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

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

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追崇其祖父孔

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

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

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

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

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

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

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

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况孔子又萬  
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  
也悖也甚矣夫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  
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  
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  
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為  
王奚為不可臣答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  
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  
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

也孔子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  
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如孔子以  
王號也末世因之若将使孔子有天下者  
也以為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  
周惇頤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  
足證乎臣答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  
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  
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  
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

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宜萬世報之無  
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  
而復以王祀為宜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  
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  
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答曰三尺  
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  
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  
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  
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  
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

矣又按

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  
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搏土而肖像  
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  
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  
答曰以土梗為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  
忍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  
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  
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  
矣然則饗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

殺之忍乎臣答曰以遷豆樂舞之加為尊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曰不忍殺之矣以遷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答曰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

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然則八佾十二遷豆天子之禮樂也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子思也昔魯哀公謀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

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箴責曾元曾申曰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  
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關  
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

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

天地定位

日月陰陽各止其所

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實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  
速也宜也

辭避

今早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所奏已  
欽奉 御批臣本不敢復有所言臣思漢之所  
論非徒有益於

君上而實有益於臣也夫負荷之際誠人臣所當自  
量仰惟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萬

一位重弗勝日懷憂畏誠不敢以自用也嘗因

內閣缺員已三奏請臣之心惟

聖明知之不敢求人知也漢之言不亦宜乎其曰兩

京大臣之中或家居者舊惟德惟才必見用於

盛世曰疏曰遠勿使遺於聖朝漢之忠於

君謀也如此伏乞命其疏名上請急為簡用如

臣之庸劣乞賜退避則國家黜陟之典明

君臣保全之恩至矣臣不勝惶懼之至

奏謝

臣嘗聞疑人弗任任人弗疑言

君道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臣道也恭惟

皇上虛己宏大任人弗疑凡為臣子敢有行私而懷

不忠之心者則非人類矣臣才不稱位性不通

時故動遭人言重煩

聖聽實臣之罪也仰惟

皇上知周百王明見萬里

天語諄復人情莫逃凡有飾詐行私而懷不忠者能

不毛寒骨竦乎且伏承重諭臣等弗可較忌

當各益思勉修職業臣感恩如天地負罪如丘

山敢不日加省勉以圖補報以求無負我